

學習《矛盾論》參考材料

(供高干讀書班四期、軍事輪訓班一期用)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社會科學教研室

一九六四年十月



学习《矛盾论》参考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

*

北京市红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16}$ · 印张 $2 \frac{1}{8}$ · 字数 27,000

1964年10月 第一版

1964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

军教字 64 . 105 . 450



目 录

哲学战线上的新論战..... 1

——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报道

《红旗》报道員

就“合二而一”問題和楊献珍同志商榷.....10

王 中 郭佩衡

关于艺术創作問題討論的概述.....20

《人民日报》1964.7.18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28

——学习毛主席唯物辯証法思想的体会——

艾恆武 林青山

2785/65

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关于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報道

《紅旗》報道員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場新的激烈的論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战。

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論战的双方陣綫分明，針鋒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銳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这场論战，如果从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算起，到现在，持续进行有三个月了。为了深入了解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論战的情况，便于进一步推动这场論战，本刊編輯部在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召开了座談会，参加者有高級党校的干部和學員多人。会后又对有关同志作了个别訪問。

现将座談和訪問的情况报道如下。

这场論战是由楊献珍同志挑起来的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

战，早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发表之前，在高级党校里就开始了。

大家首先回忆近年来的情况說，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我们党指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

我们党又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所谓“新概念”，指出他们的所谓“新概念”的意思是，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正在消失，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正在合而为一。例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等等互相冲突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矛盾，这些都正在合而为一，或者将要合而为一。

“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愈来愈为广大同志和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同世界革命人民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增强了人们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增强了人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杨献珍同志的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很早就有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的时候就說，“对立面的統一、矛盾的統一的意思就是說：两个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我們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对立着的两个思想联系起来。”

党对“一分为二”的宣传加强了，杨献珍同志对调和矛盾的思想的散布，也越来越多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他在高级党校讲课时，公开地把他的调和矛盾的思想概括为“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的时候，便进一步地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讲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

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五月十四日，黎明讲课时說，現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黎明所谓“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实际上是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辩证法讲多了，

楊献珍同志的反辩证法观点讲少了，应该多写文章宣传反辩证法的观点。

艾恆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的过程中，曾多次同楊献珍同志商量。楊献珍同志帮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作了修改。艾恆武说，当他们听到有人说“合二而一”是标新立异，因而拿不定主意是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去询问楊献珍同志。楊献珍同志说：“谁说是标新立异？这是无知。”他接着说：“‘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不久，楊献珍同志又给艾恆武、林青山鼓气说：“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

这样，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级党校搬到社会上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楊献珍同志这样地挑起来的。

对楊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

艾恆武、林青山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高级党校的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的争论，是革命辩证法同反辩证法的争论，通知哲学教研室要讨论这个问题。黎明把这个通知告诉楊献珍同志。楊献珍同志听了很生气，对这个讨论大为不满。

七月十七日，王中、郭佩衡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揭露和批判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文章。

这时候，高级党校不少同志在校内刊物上写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但是，还有一些人坚持“合二而一”论。

楊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争论。

一方面，有一部分人表示响应和支持“合二而一”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合二而一”論給予了批判。到八月底止，各地报刊上发表的討論文章共达九十余篇。許多地方的党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的理論工作者，还举行了多次座談会。

目前这场論战的中心問題是，承认不承认对立統一規律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規律，承认不承认唯物辯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高級党校大多数学员和工作人員，从楊献珍同志等人的一系列言行中，清楚地認識到楊献珍同志在这个时候发表“合二而一”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目的有計劃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

参加座談会的同志說，楊献珍同志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传“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大讲特讲对立面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讲特讲研究对立面的統一的任务仅仅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在他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見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見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斗争的結果导致旧統一体的破裂和新統一体的产生，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也都不見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辯证法。

“一分为二”是革命的唯物辯证法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观察事物，承认矛盾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承认矛盾的双方又統一又斗争，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对立面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辯证法的任务，从来不是掩盖矛盾，而是揭露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促使矛盾轉化，达到革命地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用这种世界观来分析阶级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矛盾

和階級鬥爭，承認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堅持無產階級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實現社會的變革。

但是，按照楊獻珍同志所主張的“合二而一”論來觀察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關係，必然抹煞階級界限，取消階級鬥爭，導致階級調和論。

楊獻珍同志和艾恆武、林青山同志對我們黨制定方針、路線、政策的依據，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他們把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原則，黨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文化政策，等等，都硬說成是按照他們的“合二而一”的觀點制定的。這樣，他們自己又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政治原則問題，而為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辯護的人卻不願意說這是政治原則問題，甚至有所用心地說什麼不要把學術問題搞成政治問題。

有的同志還說，楊獻珍同志把“合二而一”說成是世界觀，把“一分為二”說成是方法論，這根本違背了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致的原理。其實，楊獻珍同志一再強調學習辯證法的目的“就是要學會把兩個對立的思想聯繫在一起的本事”，正是表明他的“合二而一”的世界觀和“合二而一”的方法論的完全一致。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並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注〕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正是把矛盾雙方的聯繫“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他利用各種機會宣傳這類觀點，企圖迷惑許多人，起着為反動階級服務的作用。

在爭論中，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與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

大同小异的說法。例如：有的說，“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只是用語之爭、詞句之爭，并且說什么在課堂上講課，誰能不說一句半句錯話。有的以貌似全面、公正的姿態，提出要用“合二而一”补充“一分为二”，使“合二而一”成为对立統一規律的一个方面，說这样才不会有“片面性”。有的装着要对矛盾作具体分析的样子，将矛盾划分为“以同一性为主”和“以斗争性为主”两类，說什么处理“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有的把“一分为二”說成是分析方法，“合二而一”是綜合方法，說它們都是辯证的認識方法的組成部分。这些說法，其实都不过是为“合二而一”論辯护而已。

許多同志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分为二”有确定的含义，楊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也有确定的含义。“一分为二”这个術語，极其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辯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統一規律的实质。而楊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則是系統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觀，怎么能夠把两者不加区别地混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场意識形态領域中的階級斗争

座談会上，許多同志都談到這場哲學論战的重要意义。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識形态，它是有鮮明的党性即階級性的。哲学战綫上的斗争，总是經濟战綫和政治战綫上階級斗争的反映。在階級斗争中，不同階級必然从各自的階級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哲学，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这样，在哲学战綫上就表現了两种对立的党派的斗

爭。无产階級队伍內部的一些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一些受資產階級世界觀影响的人，也往往用資產階級哲学反对无产階級的革命哲学。

現在，在国际上，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在我們国内，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和一些封建残余势力的階級斗争，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的阶段。面对着国际国内这种階級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強調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的理論，来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武装人民群众，提出要在我国城乡中广泛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粉碎資產階級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楊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揚“合二而一”論，正是有意識地适应現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現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传矛盾調和論。同时，也是有意識地适应国内資產階級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事情很清楚，哲学战綫上这场誰战胜誰的新論战，是意識形态領域的一場严重的階級斗争。

我国哲学战綫上出現这场論战，不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告訴我們，每当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的階級斗争尖銳化的时候，在意識形态領域的階級斗争也必不可免地尖銳化起来。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社会处在大变动时期。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富农階級和資產階級势力的拼命反抗，使苏联社会上階級斗争尖銳起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內出現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反党集团。經濟、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愈深

入，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引起的思想上的震动也愈剧烈。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德波林的反辩证法的哲学观点成为反党集团的思想工具，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则对德波林派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个思想领域的斗争，正是当时苏联社会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的这场论战还在继续进行。就这场大论战参加人数之众多，影响的广泛以及意义的重大来说，是我国学术界多少年来所罕见的。这场论战，看来，离开结束的时候还很远，论战还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真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通过这场论战，辩证法思想一定能战胜反辩证法思想，人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一八页。

原载《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六期

就“合二而一”問題和楊獻珍同志商榷

王 中 郭佩衡

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登載了艾恆武、林青山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以下一些見解：

“客觀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認識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的方針、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統一，又在統一中把握对立面。”

什么是“合二而一”呢？艾、林二同志解釋說：“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們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接着艾、林二同志从多方面“論证”了“合二而一”这个命題，他們认为：“从自然界的各种現象到人类社会、思維等等，沒有一种事物不是‘合二而一’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規律——对立統一規律”。“正是因为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認識事物的方法就是‘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的。”“我們党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都是对‘合二而一’的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找出对立的方面統一起来、結合起来的条件的前提上制定的。”

艾、林二同志还认为学习辯证法的目的，就在于：“首先就要找到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統一起来的条件，在工作中把对立的方面統一起来、結合起来。”

艾、林二同志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热烈的討論。

我們讀了艾、林二同志的文章以后，对于他們提出的上述观点，覺得非常熟悉，这就不由得使我們記起，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間，楊献珍同志在給高級党校輪訓班講課時印发的《是——是，否——否；是——否，否——是》的材料中，就提出了“合二而一”这个观点。以后，楊献珍同志在今年四月間給新疆班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統一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辯证法》时，又詳細地讲过“合二而一”的問題。在艾、林的文章发表以后，我們又看了看楊献珍同志的讲稿和學員的筆記，越看越覺得楊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的思想，是很值得商榷的。

現在先讓我們把楊献珍同志关于“合二而一”的言論，根据他的講課材料和學員的筆記摘录在下面：

“对立物的統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鉄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中国語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說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統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謂之元’的意思。日常語言中这类东西很多，如‘开关’，規矩，方圓，呼吸，阴阳，生死，水火，新陈代謝，等等，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問題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什么叫对立的統一？中国有句古語，‘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

“蓝田县志載称，吕大临著有《老子聃》一书，据晁

公武說，此書大意是：‘蓋以老之學，合有無謂之元。以為道所由出，蓋至于命矣。’”

“‘合有無謂之元。’‘相反相成。’‘盡天地古今皆二也。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合二而一。’（來自方以智（明末人）《東西均》之第二十四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這些都是中國古代的關於對立統一的光輝思想。”

“‘合有無謂之元’，這句話中的‘有’和‘無’也可當作代表統一体中的兩個對立面的符號看。‘一陰一陽之為道’，這句話中的‘陰’和‘陽’兩個字也只是這樣的符號”。

“‘元’即‘統一’的意思，而‘統一’則為‘不可分性’的意思。‘對立面的統一’，意即對立面的兩個東西本來是不可分離地聯繫著的。”

“什麼叫對立的統一？中國有句古話叫‘合二而一’。在認識論里，有‘一分為二’這句話，同上句話是一個意思。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還有句話，‘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句話也說明‘合二而一’——矛盾的統一這個意思。”

“‘合有無謂之元’，就是‘對立面的統一。’”

“‘合有無謂之元’這句話與黑格爾的一些話差不多是一模一樣的。”（呂大臨是十一世紀時的人）

“對立面的統一思想，只是說矛盾的兩個側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的。”

“矛盾的統一，只是說矛盾雙方是不可分離地聯繫著的意思。”

“这就要求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同一的。此‘同一’是指的共同要求。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新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就是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人们的共同要求。”

“辩证法就是研究对立面是怎样同一的（统一的）。求同存异。”

“‘是——否，否——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两条腿走路，善于把两种思想联系起来，这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的特点。”

“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就是两条腿走路。”

“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

“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而硬把它分开，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多快与好省，产量与质量，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黑格尔说：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

从以上摘引的楊献珍同志的这些论点看，楊献珍同志早已赋予了“合二而一”的命题以明白的、特定的含义，提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说法。从这里可以看到，“合二而一”的观点，不是由艾、林两同志首先提出的。

现在我们愿意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楊献珍同志。

第一、什么是客观事物的根本规律？杨献珍同志的回答是：“合二而一”。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话，‘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他不但一再说：“事物本身是‘合二而一’的”；并且把它誉为“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

什么是“合二而一”呢？杨献珍同志是有很确定的解释的：他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并把对立面的统一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性，而不强调它们的斗争性。他反复地说：“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

显然，在杨献珍同志看来，事物的“本性”“只是”在于把对立面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不在于对立面的斗争的开展，这就是说，事物的“本性”是“合二而一”的，而不是一分为二的。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没有把对立的统一解释成只是对立面不可分地联系着的意思。恩格斯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整个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由于对立而产生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以其最后的互相转变或转变到较高形态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本一七四页）这是恩格斯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解释，这样的解释，难道竟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吗？难道这也能解释成“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的”吗？